

## 留守儿童样本调查

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

2015年，张丹丹和团队还进行了女子监狱的研究项目，收集了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员的信息。“女性那边，感觉留守经历与教育不足高度相关从而影响犯罪，给定同样的教育程度，留守对犯罪的影响就变弱了。”

而在张丹丹团队针对深圳市男性城乡流动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中，童年期间父母缺席的持续时间对子女犯罪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父母每多离开孩子一年，子女成年后的入狱率平均会增加0.2个百分点。张丹丹团队结合深圳调查时2.5%的入狱率，以及服刑人员样本中7%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进行推断，儿童每留守一年的经历可导致调查地区（珠三角）的入狱率提高6.7%。

“我们做这个研究绝对不是说留守儿童一定会犯罪，只是说这个群体相对于没有留守经历的犯罪可能性会增加，我们不能歧视有留守经历的孩子。”张丹丹强调道。

### 新一代留守儿童的困扰

20世纪80年代，由于打破了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出现进城务工潮，加之改革开放后第二次出国潮的出现，留守儿童问题逐渐凸显。“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是在1994年《瞭望》杂志的报道中首次提出。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教授崔丽娟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留守儿童社会适应促进与反社会预防研究”。她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经历了三个阶段——先锋阶段、大众化迁移阶段和家庭化迁移阶段。

在崔丽娟看来，大众化迁移阶段的农民工纷纷走向城市，把在城市挣到的钱再返回家乡改善家庭住房，逢年过节给孩子带回新奇的礼物，这一切会使大众化迁移阶段的一些留守儿童，对未来生活有一定的期待。当然，这个阶段的留守儿童也会因为与父母依恋的断裂，对其身心成长可能带来不良影响，也因

此，备受社会关注。但相对于家庭化迁移后的今天的留守儿童，他们的成长环境还是很不一样，发生了很多变化。

首先，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在城市逐渐稳定下来后，他们就想把孩子带到城市，享受城市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给孩子更宽广的视野，希望孩子未来能成为城市人，于是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儿童，很多留守儿童离开农村，跟随父母在城市学习和生活。

在大众化迁移阶段的留守儿童，其生活的农村社区和学校，周围多是跟自己一样的留守儿童，而家庭化迁移后的今天，其生活的农村和学校，留守儿童越来越少，他们成为群体中的少数。

生存环境的改变，很容易让今天的留守儿童将自身与其他小朋友隔绝，甚至对立起来，形成留守儿童的孤岛效应。所谓孤岛效应，是指个体心理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不愿意融入群体，从而导致个体出现“喜悦无人分享、痛苦无人关注、利益无人在意”的状态。一般而言，有“孤岛心理”意识的孩子，容易产生内向、沉默不语等外在表现，又容易形成焦虑、自卑等内在心理特征。

其次，家庭化迁移阶段，在城市打工的父母没有把孩子带到城市，可能是父母自己在城市尚没有稳定，或者是父母在城市稳定了但离异了，前者会让孩子感受社会排斥，后者还会让孩子感受家庭排斥。这样的留守儿童，恐怕对未来很难有期待，而稳定的经济来源的缺乏，也使他们成为社会中最贫困的儿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给留守儿童的自我适应带来困难，影响其对生活的幸福感、满意度，还有自信、自尊的发展。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越是偏远的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少，由此更不太会投入资金为这些所剩不多的农村社区孩子配备少年宫、配备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等，出现了留守儿童社区空心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留守儿童健康的社交，缺失了来自社区或社会生活环境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支持与引导。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尹琳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则表示，一方面农村大规模的学校合并，让孩子需

而家庭化迁移后的今天，其生活的农村和学校，留守儿童越来越少，他们成为群体中的少数。